

魔鬼邪教团

公伯侯著 《魔鬼》系列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Jx18
1.1.10

魔鬼邪教团

072098

鄂新登字 05 号

魔鬼邪教团

公伯侯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22 万字

1994 年元月第 1 版 1994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5354-1183-5

I·906 定 价:7.20 元

作者卷首语——

美国某教团数百人在一个农庄集体自杀，这件事轰动全世界，让克林顿总统大伤脑筋。

西方世界常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是那个世界的多发病。

教徒们皆不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结束生命，是什么精神力量让他们微笑着拥抱死亡呢？

性。

西方世界的腐朽导致了人们心灵颓废，颓废中的人最需要感官刺激，性解放正是病态社会中病态的人们麻醉灵魂的一剂药。教徒自杀之前的节目必是群交滥爱，纵欲狂欢，淫乱让人失去良知和理智，拥抱魔鬼还误以为是步入了一个美好的天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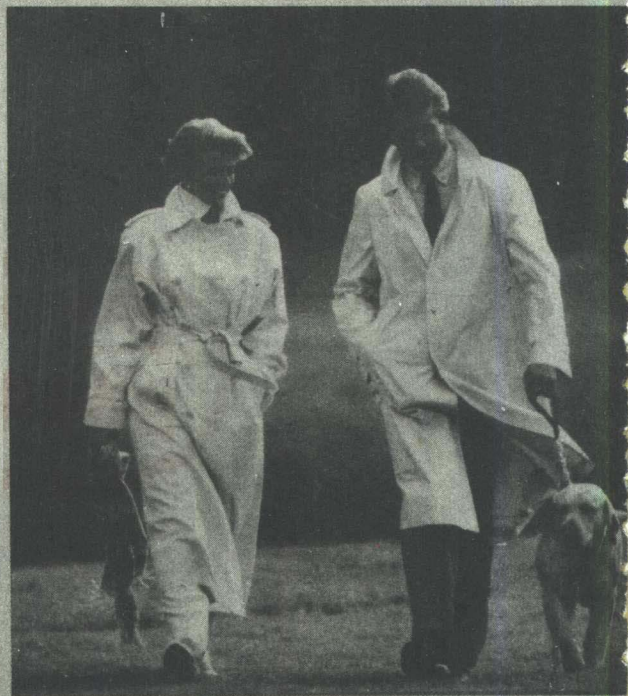
那样的教会当然应该唾弃，但是完全把罪责推到教会头上也不公平，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什么呢？

我希望《魔鬼邪教团》在展现西方世界的腐朽景象时，还能挖出那腐朽景象的根源，文中涉及到性爱，无意给读者造成感官刺激，只希望读者透过这些描绘认识那个腐朽世界的本质。

邪教最终失败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才是不可战胜的！



公伯侯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次

第一章：国际刑警组织“红色档案” 中的通缉要犯	1
第二章：美丽少女的名字也列入了 国际刑警的“蓝色档案”	39
第三章：色情诱惑和地狱之火，逃 生的他结识了亚裔少女	90
第四章：惨遭蹂躏的北欧女郎、最 后变成一具雪白的尸骸	136
第五章：血的循环，嗜血的杀戮引 发了更加疯狂的屠杀	185
第六章：主教不允许叛卖，妖艳娇 矜的圣女被剥皮示众	224
第七章：在血火之中，魔鬼邪教团 的覆灭，谁是胜利者	262

第一章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档案”中的通缉要犯

清晨，弗朗索瓦·维克多醒来，觉得四肢无力，头疼欲裂。

法国濒海城市戛纳的上空，正飘荡着隐隐约约的钟声——城市还没有陷入喧嚣的声浪里，透过紧闭着的玻璃窗，可听到一部有轨电车正轰隆轰隆地开过这正在苏醒的闹市区。早春的阳光明媚，有一束灿烂的阳光，穿过窗幔的缝隙，妩媚地照耀着希尔顿大饭店这间豪华的客房。

维克多从鸭绒枕上抬起沉重的脑袋，扫视着这间套房，他觉得满嘴腥臭，恶心欲呕。

更糟糕的是，他记不起昨晚自己怎么会睡在这里！

屋里弥漫着烟雾，香气馥郁，有人点燃了来自印度的伽蓝香。浴室的门敞开着，从那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维克多看到，自己在巴黎最时髦的“圣·洛郎时装店”买的鳄鱼皮夹克，胡乱地扔在床前的地毯上，而裤子和衬衣、围巾，则垃圾似地堆在床头的西班牙式的矮柜上。

最使维克多惊诧的，是他的身边竟睡着一个金发的少女。

在宽大的床榻上，这金发少女背朝着维克多，还在沉睡着。可以看到她一头秀美的金色短发，浑圆的肩膀，线条柔和的脊背，和白嫩而饱满的臀部。

啊，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维克多眨巴着沉重的眼帘，他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这桩风流韵事是怎么发生的。

不久前，维克多刚庆祝过他三十岁的生日。他的父亲有着纯正的法兰西血统，而他的母亲则是波兰的犹太人，这两种血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遗传基因使维克多长得高大健壮，气质优雅，让许许多多的女性着迷。

维克多有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眼睛是灰蓝色的，鼻梁挺直，面部轮廓有棱有角，下颏坚强有力，但嘴唇却绵软性感，暴露出他内心的弱点——人的好色天性。

“喂，小姐，我想你该起床了吧？”

维克多拍了拍少女的肩膀说，她的皮肤腻滑而凉爽。

少女一动不动，仍背向着维克多。

维克多温柔地扳着少女的肩膀，将她的上身翻转了过来。

“啊——！”

这时，维克多发出了一声惊叫，他看到这人根本不是少女，而是一个十五六岁少年！

嘴唇上刚刚滋生的茸毛，喉咙上微隆的喉结，平坦的胸部，还有那大腿之间的男性生殖器，这一切都显示出他的真实性别。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少年的左胸上插着一把黑柄的土耳其短刀，胸前凝滞着一大片已经凝固的瘀血。

金发少年，早已死了。

惊叫一声后，维克多突然想起，自己方才是被屋子里什么声响惊醒的。他又抬头一睃巡，发现屋角那边的茶几上搁着早餐盘，两杯咖啡正在托盘上热腾腾地冒着气。

这么说，是送早餐的侍者已经过来了？

维克多猛地跳起身来，赤身裸体地扑向矮柜上的衣物。这时，维克多才感觉到，自己腹下的阴茎又肿又胀，并且直挺挺地竖着，像是被注射了强力的“利勃隆”性激素。

此时此刻，维克多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穿好衣裤，离开这个充满淫荡和恐怖气氛的套房。

遗憾的是，他来不及了。

就在维克多的双手抓起他的纯棉短裤衩的时候，房门被人猛地撞开！

冲进来两个侍者模样的家伙，他俩的身后是一群身穿制服的饭店保安人员，接着是几个手拿照相机的衣冠齐楚的男子。

“就是他，就是他！”有人高叫着。

在照相机刺眼的闪光灯下，维克多目瞪口呆，他愣怔着，甚至忘了用裤衩去遮挡他的生殖器。

弗朗索瓦·维克多是三天前来到这座法国滨海著名城市的。

恰逢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盛会，戛纳城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热闹非凡。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被世界影坛公认为是与美国“奥斯卡”奖、柏林“金熊”奖齐名的世界影坛三大

奖。

然而，对酷爱文艺并自诩为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法兰西人来说，“奥斯卡”充满了金钱铜臭味，“金熊”则渗透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只有“金棕榈”才代表着世界电影真正的巅峰。

今年，有来自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两百五十多部电影，参加“金棕榈”的角逐和观摩展出。

同时，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近万名电影界的导演、演员、制片人、经纪人、发行商，和数千名记者，云集戛纳城。

一时间，戛纳城成了欧洲最大的电影市场，世界各地生产的数万部影片，在这里买进和卖出。

繁荣的电影市场，吸引的不仅仅是电影界人士、小偷、妓女、吸毒者、同性恋者如同逐腥的苍蝇，从法国各地飞抵这座城市。

整个电影节开幕期间，戛纳城始终洋溢着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天真、幽默、率直的那种色情气氛。

在戛纳城的海滩上，尽管早春的太阳迷濛，海水还很冰凉，却出现了许多裸泳的青年女郎，她们坦露出天体，似乎是希望引起哪位导演的瞩目。

在戛纳城的广场上，就在那教堂前的台阶上，就有不少裸露着上身的少女招摇过市，她们晃动着酥胸，搔首弄姿，并不在意来自异邦的记者频频拍照。

夜晚，戛纳城的那些灯红酒绿的场所，挤满了寻欢作乐的人群，那里率真的色情气氛更是登峰造极。

维克多不是禁欲主义者，作为法国人的一员，他很为戛纳城的这种好客姿态而自豪。但是，在戛纳城的几天里，他的目光不敢在那些婀娜多姿的少女身上多停留。

维克多的目光，时刻围着那对名叫默里埃的中年夫妇转，他从巴黎一直跟着他俩，并跟到了戛纳。

980320123

9

13

默里埃夫妇，持丹麦护照。

默里埃先生红头发，有些秃顶，戴一副无框眼镜，瘦削高大，背有些佝偻，模样活像灰鹤。默里埃夫人亚麻色头发，毫无姿色，身材肥胖而臃肿，两条大腿胖得挤在了一起，走起路来脚步蹒跚，有点儿像企鹅。

从表面上看，默里埃夫妇是一对普普通通的到法国旅游的丹麦小业主。

但是，维克多坚信，默里埃夫妇身负特殊的使命。

这一天夜晚，默里埃夫妇走出拉法热大街的“海洋之星”饭店，默里埃先生驾着他们在巴黎租用的梅塞底斯牌小轿车，穿过了五光十色的戛纳城区，来到了托雷斯大街的“多丽斯夜总会”。

“呸，没想到东正教徒似的这对先生夫人，竟然也有这个雅兴，臭狗屎！”

乘坐的士跟踪而至的维克多，在夜总会门口不禁暗骂。维克多身穿一套花花公子的装扮，满嘴喷着酒气，他是以寻芳客的身份出现在电影节期间的戛纳城的。

“多丽斯夜总会”是个二流的色情场所，客人大都是戛纳城里的领薪阶层和附近的大学生，难得有名流名人光顾。

维克多走进大门的时候，灯光暗淡的夜总会里烟雾弥漫，一支六人爵士乐队正在台上震耳欲聋地奏乐，表演艳舞的姑娘还没有登台。

随着台上的一束追光，维克多看到领座员将默里埃夫妇，安排在舞台前的桌子旁坐下了。

维克多松了一口气，他踱向酒吧柜台，要了一杯加冰块的斯托立其那牙酒，边慢慢地吮着，边用眼角盯着默里埃夫妇。两天多来，维克多尾随着默里埃夫妇，到过海滩浴场、历史博物馆、超级商场和美术馆、图书馆，他并没有发现他俩有什么不轨，这劳

0720920

神费劲的盯梢使他感到有点儿厌烦了。

舞台上，黑人小号手吹出了一阙凄婉迷离的前奏曲，两位身穿紧身闪光绸衣的舞女登台了。她俩的紧身衣和宽松的披巾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闪光片，随着身躯的扭动，周身闪烁着变幻莫测的光点。

六人爵士乐队奏起了具有东方色彩的乐曲，定音鼓敲击出激荡人血脉的鼓点。两位女郎的披巾像被狂风刮走似地，飘往舞台两侧，紧身衣勾勒出了她俩全身匀称的线条，胸部、臀部尤其突出。

又亮起了几束追光，人们这才发现，这两位女郎都装扮成影星模样。一位显然是玛莉莲·梦露的形象，另一位则化妆成美国红歌星麦当娜。红极一时的麦当娜不久前进军影坛，拍了轰动全球的影片《与麦当娜同床共枕》，她的性感号召力正如日中天。

维克多哼嗤了一下鼻子，他不喜欢梦露，也不欣赏麦当娜，她们都有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使她们不能成为他的性感偶像。维克多喜欢成熟的有生活经历的女郎，或是天真的涉世未深的少女，她们都必须具有优雅妩媚的椭圆形脸庞，一如他的情人碧姬那样。

台上的那两个舞女，开始缓缓地往下脱衣服了。没料到，她俩都有一对高耸丰隆的大乳房，肥硕得可以与著名影星玛丽·桃顿相媲美。这两对乳晕突兀的大乳房，博得了台下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脱得一丝不挂的两个舞女，又开始了花样翻新的表演。那个“梦露”接着一条约有三米长的南美洲森蚺，和这条巨蟒缠绵在一起，极尽亲昵之态，她那雪白的肌肤和墨黑的鳞片相映成趣。而那个“麦当娜”则戏弄着一条近一米长的红腹响尾蛇，这来自撒哈拉大沙漠的巨毒响尾蛇，忽而游动在她的乳房上，忽而盘缠在她的两条大腿之间。

人们的视线，渐渐都集中到了“麦当娜”身上，维克多也不例外。

这时，“麦当娜”带着一种迷醉的人神入幻的神情，将红腹响尾蛇的头部，塞进了她那金毛浓密的阴道口。全场的人都屏声静息，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不同寻常的表演。

“麦当娜”的双手，握着长长的蛇身，脸上是欲仙欲死的表情，她扭动着腰胯和屁股；那红色的蛇身变魔术似地，一寸一寸钻进去，先是颈部，接着是肥胖的腹部，然后是陡然变细的尾部。

当响尾蛇红色的尾部，完全消失在“麦当娜”凝脂般白皙的两条大腿之中的时候，追光灯突然切光转暗，音乐声也戛然而止。夜总会的表演大厅里，响起了如雷般的掌声。

当灯光重新亮起时，乐队奏起了欢快的小狐步舞曲。表演告一段落，观众们纷纷走下舞池。

维克多看到，默里埃先生搀扶着他的夫人，也走下了舞池，跳起了十分滑稽而奇特的舞步。

维克多又要了一杯斯托文其那牙酒，他捏着酒杯，离开了酒吧柜，想找一座位坐下。

这时，有一个穿夏威夷花衬衫的黑人，与维克多擦身而过，撞了他一下。

这个黑人削瘦得如同木乃伊，秃顶，下颏上有一撮花白的山羊胡子。

“真抱歉，先生！”

秃顶黑人翻着眼白，对维克多笑了一笑，他的法语里有土伦的口音。

“走你的吧！”

维克多挥了挥手，他找了一个座位坐下，这时才突然感到左脚靠近臀部处一阵刺痛。

仿佛被马蜂蜇了似的，疼痛剧烈而火辣辣的，可不一会儿又变得又酥又痒，同时有一种冰凉凉的麻木感，沿着脊椎往上窜，直冲脑部。

维克多知道，自己中了圈套。

他想叫喊，想挣扎着站起，可那股冰凉的感觉已控制了大脑，他歪歪斜斜地倒下了，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说，你到底是谁？你的护照和身份证都是假的，我们已经查询过了，《图卢兹快报》说根本没你这个记者！”

戛纳警察局刑事侦查处的审讯室里，一位头发花白、面如红砖的便衣警察，擂着写字桌喝问。电影节期间的繁忙警务，使他显得十分暴躁。

“……”

维克多沉默无语，在写字桌的强光灯下，他的脸部毫无表情。

“你这个无赖、流氓、色情狂！说，你为什么杀了那个男妓？！”

“我没杀他，你们搞错了。”

“混蛋，你还想抵赖？那把土耳其短刀的刀柄上，有你的指纹，那个小男孩的直肠里，有你的精液！”

肥硕的便衣警察跳起身来，狠狠摔了维克多一个耳光。

“探长，你别把他漂亮的脸打坏了，在法庭上它能吸引不少女人呢！”

旁边的一个警员，拉住了肥胖的探长，塞给他一支“高卢”牌香烟。

“说，你到底是谁？”

探长叼着香烟又问。

“我要见你们警察局的最高长官。”

维克多缓缓地提出了要求。

“呸，你是否还想见我们戛纳市的市长？”

肥探长吐着烟雾，调侃道。

“不见到你们局的最高长官，我是不会告诉你一个字的！”

维克多不动声色地说。

“哼，你活得不耐烦了？！”

肥探长又跳起身来，他捏着粗大的拳头，左右开弓，狠揍维克多的脑袋。

“探长，住手，探长！”

旁边的警员，惊叫了起来。

有一股鲜血，流出了维克多的鼻腔，他用手背揩着血，灰蓝色的眼睛里忽然现出了笑容，他说：

“那好吧，请你给我纸和笔。”

刷刷刷地写下了一行数字后，维克多对肥探长说：

“请你挂这个电话，国际刑警组织巴黎中央局情报部的哈里·德莱蒙检察官，会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的。不过，你们要为这事负全部的责任。”

二

去年三月十六日的清晨，世界各大报电传打字机的键盘，都飞快地跳动着，发出了同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

无论是《纽约时报》、《泰晤士日报》，还是《每日电讯报》、《朝日新闻报》，印报纸的轮转机都停止了转动，都对已经排好的版面进行了更换。

无论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科威特、伊拉克的新冲突，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新措施，还是美国总统的大选，独联体经济的大崩溃，统统都移到了次要的位置。

圭亚那——热带地区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家，一个在大百科全书上也不过只有寥寥数行解释的小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件——三百八十名男女老少，自愿成为世界上最残忍的一次集体大屠杀的牺牲品！

第一批记者，和圭亚那士兵一起，赶到了热带丛林里的自杀营地。面对着不可思议的惨象，他们瞠目结舌，不寒而栗。

在幽暗的热带雨林里，到处堆积着雪白的身躯，死者无论男女老少都赤条条的一丝不挂。苔藓地上的尸体，做出奇形怪状的各种姿态，看模样他们在临终前，进行过集体性狂欢，许多人是在极乐的状态下升天的。数百具尸体，在林间空地上呈放射形排列，而尸体群的中心是三口大铝锅。这铝锅曾熬过致迷致幻的剧毒药物，铝锅底还残留着热带雨林中采制的药渣，弥漫着毒草似的恶臭。怪不得，所有的死者面部都呈青紫色，并且七窍渗出瘀血。

没有人知道那白发披肩的老头怀抱着两位妙龄少女一同死去时的心情，更难以理解那有着肥胖肚腹的中年妇女身上压着三个年轻男子，临终前得到的是什么快感？

人们仅仅是为了纵情欢乐，就抛弃了他们可贵的生命？他们到底受到了什么诱惑，难道说仅仅是为了寻求感官的刺激，就牺牲了他们的理念？

惨不忍睹的场面，淫秽齷齪，令人作呕！

人们为什么要自杀？

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是谁？

最初得到的消息是含混不清的。有人说，这些人是在感到生

活陷入绝境，才走出这最后一步的。然而，随着深入调查，人们发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死者，并非是穷困潦倒的贫民，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大都是穷奢极欲的富人！

他们中间，有闲赋的亿万富翁、银行家、石油大亨、有远洋海运公司经理、夜总会老板、脱衣舞女明星，甚至还有国际军火走私犯、贩卖海洛因的大毒枭……

随着新闻界的穷追不舍，一个神秘的名称终于披露于报端——“玫瑰天国”教会！

原来，那些死者，都是“玫瑰天国”教会的忠实信徒。他们追随着教会的教主，不惜抛弃奢华的生活，远渡重洋，来到这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慷慨受死。

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是“玫瑰天国”教行的教主——萨博瓦。

没有人知道，谁是萨博瓦。

“圭亚那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说，他见过“玫瑰天国”教团的主教萨博瓦，在圭亚那的热带雨林里，萨博瓦曾多次亲自为信徒们布道，作为教团的“大祭司”，萨博瓦在这次“升天祭祀”时扬言要带信徒们一起去见圣主基督，并亲自在大铝锅旁，向排着长队的信徒们，分发锅里的毒汁。

可是，在三百八十六具尸体中，幸存者并没有辨认出教主萨博瓦。尽管受到圭亚那警方的严密保护，然而三天后，那唯一的幸存者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就像突然消失在空气当中那样。

主教萨博瓦，可能还活在世上！

于是，国际刑警组织向所有会员国的中央局，送去了萨博瓦的“约色档案”，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的档案，用该组织列为三种正式工作语言